

我在南泥湾的往事

李康利

往 事

因病搁浅了参加此次爱菊朝圣延安之行，是我晚年的一大遗憾。1971年元月在延安南泥湾劳动锻炼半年的幸福时光，像穿越时光的隧道，把我拉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那个令人幸福、陶醉、难忘的岁月。那时我正值26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好男儿志在四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是我的最大夙愿。我们南泥湾五七干校的学员大多来自区县、乡镇、街道的机关干部和教育卫生商贸等部门，也不乏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在赴南泥湾时途经三十里铺，我们迎着鹅毛大雪，冒着凛冽的西北风，徒步拉练六十里路程，翻山越岭，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坚持摸黑走到干校，受到刘雨生校长组织员工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这些令人动容、记忆犹新的场景，给人们留下了一段美好回忆。

我们碑林区学员被分配到大田连队种玉米。因为当地气候十分寒冷，只能种植早春玉米，才有一定收成。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双手在南泥湾桃宝峪川地里干打垒、修建窑洞、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建设了饲养猪羊的养殖场。桃宝峪山沟里春光照射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墒里能涵养住水分，很适合玉米的生长。我们经历了玉米播种、锄苗、拔草、施肥等不违农时的环节，最终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玉米的长势十分喜人，让人由衷地高兴。我们种的玉米香气扑鼻，营养价值高。我们用干锅（当地俗称夹火墙取暖烧水做饭等）做的玉米发糕黄焦酥脆，成为大家的佳肴，令人赞不绝口。周末，我们赴峪口看到周边连绵起伏的山峰，遮天蔽日的槐木、梨木、青冈木，空气格外清新，令人如痴如醉。我们用锯子锯，斧头砍，把干的柴火运送到山下，在干校中心院子摆成整整齐齐的垛子，像堆了个小山似的，这些都是我们取之不竭的取暖用品。

按照约定的日程，第二期学员如期而来，我们按时返回西安。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灶上管理员刘维双为了让大家能留点念想，准备了一斤点心略表心意。因为当时物质匮乏，食用油少，糖也稀缺，点心像砖头一样，没有一点酥软的感觉。

我至今仍眷恋在南泥湾的美好往事，每当想起当年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峥嵘岁月，在这块黄土地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场景历历在目。在这里，我们不仅见证了革命先辈用双手开垦出的希望田野，更深刻领悟到延安精神的永恒价值。这种精神如同阳光雨露般滋养着我成长，延安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佳县之旅，与《黄河文化大讲堂》的诸位老师同行，抵达佳县的第一站，便是去香炉寺。

站在佳县县城的山脊上，走上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板路，仿若踏足在一部厚重的典籍，缝隙之间，都书写着千年的风云变幻。目光所及，远处的香炉寺恍如仙阁，飞入眼中。寺庙位于城东香炉峰峰顶，东临黄河，三面绝空，仅西北方，以一狭径与县城古城相通。寺院有一巨石如柱，柱顶平阔，上建一微型寺庙，石柱形如高烛香炉，故得寺名。这座始建于万历年间的寺院，历经四百余年风霜，依然以一种遗世独立的清高，离群索居的孤傲，庄严肃穆的凛然，瞭望着大山广川的蕃变，守护着古葭州的尊严。

沿蜿蜒石阶蹒跚下行千余米，便到了寺门，石阶间嵌着的青苔，记录着无数朝圣者的虔诚足迹。寺门两侧斑驳的砖墙上，透着古朴苍劲的气息。推开吱呀作响的寺门，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进入一片祥和宁静之地，尘世的喧嚣瞬间隔绝于外。寺院不大，但布局精巧，错落有致，不因院落狭小而不周，山门、正殿、配殿、娘娘庙、观音阁，一应俱全。寺院的建筑风格为明代，限于地方狭窄，只是摆下了两进三合院，与明代的前殿后堂、廊院相接、规整严谨、纵横有序的建筑特点还有距离。这寺院，虽历经朝代更迭、岁月侵蚀，营造风格尚还保存良好，在青砖灰瓦的映衬下，既有建筑遗传的余韵，又格外静谧安详。

这里的正殿，远比不上其他寺庙的宏伟。说是正殿，其实不大，约有四五十平方米，但也是香炉寺最大的建筑。殿堂屋脊高耸，两端镇脊兽为祥龙，屋脊上是鳌鱼云龙纹样。建筑以青砖灰瓦为主体，红窗红

秦 味

六月的韩原大地，苍莽的黄土沟壑间跃动着点点红云。风掠过芝阳镇的山巅，将层层叠叠的椒叶掀起红浪，椒农们头戴草帽穿梭林间，竹篮里的花椒粒颗颗红艳似火，在日光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泽。辛香裹挟着草木气息在空气中流转，这缕跨越六百载春秋的味觉密码，正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里缓缓苏醒。

黄河在这里拐出雄浑的弧度，滋养着这片北纬35度的神奇土地。翻开明代《韩城县志》泛黄的书页，“椒遍野”的记载赫然在目，仿佛穿越时空传来阵阵椒香。塬顶地形如天然穹顶，昼夜温差15℃的淬炼，2500个小时日光的慷慨馈赠，让红沙土成为孕育花椒的温床。每当清晨，晶莹的露水顺着椒叶脉络滑入土地，正午的骄阳则点燃花椒的热烈，在这样的交替中，大红袍花椒悄然积蓄着独特风味。其单宁含量较

在关中地区，曾经有很多手工技艺，因为这些技艺形成了一大批手艺人，这些能工巧匠活跃在村镇，成为民间的艺术家。

打铁。打铁是一门比较古老且必不可少的传统手工艺，农耕时代农民所有的农具，基本全靠铁匠铺子加工。打铁有一道工序，必须把待加工的铁件烧红烧软，才能趁热打出所需的形状。打铁被看作重体力活，原因一是紧三火四，二是要出大力，三是火星四溅比较危险。过去在关中几乎每个村都有铁匠铺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工具的加工被专业的机械厂用机器替代，铁匠的活儿越来越少，到了现在，打铁这门手艺已基本绝迹。

补锅。过去生活困难，人们做饭用的

前几日，我们这群钟情于历史的探索者前往宝鸡，为追寻先秦崛起前建造的都邑遗址，梳理帝国发展历程中的丝丝脉络。尽管岁月如长河般流逝，但那些隐藏在广袤大地的风物，依然让我们能够一窥那久远的时代。

汧渭之会

在秦人崛起道路上，汧渭之会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过去，学术界对于汧渭之会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但当我们站在宝鸡市陈仓区魏家崖的台原，远眺西南方向时，千河与渭河的交汇点清晰可见。渭水自西向东流淌，显得较为浑浊；而千河水自北向南奔流，水质则相对清澈。然而，当千水汇入渭水之后，两者便融为一体，变得同样浑浊。魏家崖村半坡上的石鼓寺，更是与中华第一宝物——先秦石鼓紧密相连。在石鼓寺旁的魏姓村民口中，我们得知考古队正在引渭渠边进行考古挖掘。于是，我们驱车前往，在渠边搜寻了一周却一无所获。在遗憾之际，我们改变了返程路线，却意外地发现了考古队的挖掘现场。

我们兴奋地上前了解情况，西北大学考古系的研究生为我们简要介绍了发掘情况。原来，魏家崖地区之前出土过青铜器，这两年考古人员在此区域探测到了西周和战国墓葬群，但遗憾的是存在不少盗洞。今年开春他们就开始挖掘，目前仅清理到耕土层，但经过几年的学术论证和实际考证，这里与秦人汧渭之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柱红门点缀，形成一种别致的格调。即便是如此小的正殿，依然少不了精雕入微的雕梁画栋，殿檐下的雕刻尤为精美，每个细节都栩栩如生。这些木雕历经数百年风雨，竟未遭虫蛀，也是令人称奇。据当地老人讲，建寺时用黄河鲤鱼熬胶，混合榆树皮汁涂抹木料，才成就了这般奇迹。寺庙的牌楼竖立在正殿门前广场，有三米多高，几根小腿粗的圆木，支撑起檐顶、斗拱、额枋、灰瓦铺就的歇山檐顶，使牌楼看上去有些头重脚轻。牌楼虽说低矮，却也为院落增添了几分肃穆与禅意。

寺院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观音阁。这座建在香炉峰顶的小庙，矗立在那方高二十余米、占地八九平方米的石柱之上，石柱三面临空，仅以一座窄窄的天桥与寺院主体相连。天桥宽一米，长近三米，由青石凌空铺搭而成，走在上面，略有震颤之感，加之脚下是深渊幽壑，身旁是呼呼河风，四周高耸无助，胆小的人走过去，还是有点战战兢兢。

走过狭窄的天桥，置身观音阁旁，如临空绝际。放眼望去，黄河激流滔滔，波澜壮阔，劈开万仞崇山，从两山之间奔腾而来，于脚下翻卷而过，冲向迤逦弯曲的下游峡谷，向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铺开去；东眺吕梁山脉，起伏连绵，如骏马奔腾；东南临黄河大桥，横贯东西，如龙卧伏，岚气升腾；仰望身后佳县山城，古城墙垛壁垒森严，似与天际相接……观音阁内更是狭窄，仅可容下三五人转身。即便是再狭窄，过了天桥，也必然要挤进阁里朝圣的。凝视着幽暗处的菩萨金身，抚摸着阁前斑驳的石柱，手指触进凹陷的梵文，聆听着阁檐下的风铃叮咚，摩肩擦背中生发出了几分虔诚，平添了几分宁静。

韩城花椒的故事

王俊华



普通花椒高出30%，麻味醇厚绵长，香气穿透云霄，“香过潼关，麻透三秦”的美誉，是岁月与自然共同镌刻的勋章。

那些消失的手工艺

薛文德

人们农闲时便割芦苇编成席子，用来换钱补贴家用，每到春节或孩子结婚成家，农民都要买一张新炕席或者换一张，后来随着木床板的使用和席梦思床垫的出现，芦席便退出历史舞台，编制芦席也没有了市场。

打箔子。所谓箔子，是过去关中农村盖房的必需品，用芦苇秆制成，工具倒也不复杂：把一根长木椽两端撑起来，再把一根一根等长的芦苇秆用绳子连起来，木椽起支架作用，两根绳子交叉绑扎，便把芦苇秆

寻秦三城记

张永涛

降的神奇传说却广为流传。文物部门于几年前，在西高泉村公路旁立起“太公庙秦公墓”的石碑。到底埋葬的是先秦哪位国君还有待考证。近年，以太公庙村为中心约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平阳都城、秦公陵园、国人墓地和礼制性建筑遗存等大量历史遗迹。

从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得知，公元前714年，秦宁公将都城从汧渭之会迁移到平阳，历经秦宁公和秦德公两代国君。1978年在太公庙村出土的秦公碑、秦公钟，不仅见证了秦人早期的历史，更为秦宁公迁都于此提供了确凿证据。至于秦人后来为何放弃平阳，是因渭河的自然水灾，还是为了北上战略的考量，史料中并未明确记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人所留下的这些秘密，终将被一一揭开。

秦雍城遗址

《诗经·秦风·蒹葭》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从东西走向的渭河冲积平原到北部广袤的周原大地，阡陌纵横通衢。从停驻汧渭之会到迁都平阳，再到北上雍城，先秦君王历经了近百年的选择。而我们一行人现在驱车行走一圈，也不过2个小时。顺着陈仓区虢镇北坡直上20余公里，过雍水河，

胜 迹



回到寺院，再次回望观音阁，心中滋生出崇敬的慨叹。我不知道四百年前，是哪位高僧大德、能工巧匠，在这荒芜的悬崖之上，将不相干的石柱与峭壁连接，构想出如此精巧神奇的香炉寺院，得以至今还被人尊崇景仰。可见世间事，选择与构想很是重要。香炉寺选在黄河岸边的突兀险峻处，具有了位置之优，将峭壁与孤峰连为一体，彰显了构想之妙。而恰是这连接，才有了这香炉寺的与众不同，才有了黄河上这座妙之又妙的悬寺。而这小小的香炉寺，正是以一院之简，让天地风光尽收眼底；以一石之奇，让石头城充盈着灵性；以一柱之

伟，让群山争相拱伏；以一阁之巧，让山高水长风韵流淌！这小巧的寺庙，以小衬大，以巧夺人，凝聚了此处山川之灵，因而博得了“黄河小蓬莱”的美誉。

我也曾走南闯北许多年，江南塞北寺庙所见不少，但如香炉寺这般筑造之精巧，建制之玲珑，景色之奇妙，也是绝无仅有。

离开香炉寺时，已临近傍晚，黄河的涛声依旧在耳畔回响。那精巧平实的观音寺，那凌空而立的观音阁，若隐若现在朦胧中，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守护神，静静地伫立在黄河岸畔，守护着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守护着人们的虔诚信仰和美丽希望。

韩城花椒的附加值

斤花椒油脂，价值实现百倍。智能分拣线上，光电传感器精准识别每颗花椒的色泽与大小；电商物流网络如同无形的翅膀，让“韩城大红袍”48小时内便能抵达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2022年，线上销售额突破3.6亿元的数字背后，是3.2万农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望。

无人机掠过万亩花椒林，如同现代的精灵，在天际线上勾勒出科技的轨迹；智能传感器扎根土壤，实时监测着墒情变化，为花椒树生长保驾护航。95后新农人架起手机，镜头里的花椒林生机勃勃，他们用充满活力的语言，让古老辛香飘向大洋彼岸。

韩城花椒的故事，不仅是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传奇，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生动注脚。这片被椒香浸润的土地，正以千年积淀的智慧，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

连成一片，一般用三道或四道绳子绑扎，三或四米长为一件成品，然后卷成捆，拉到集上售卖。用在新建的房子，横放在椽子之上，上面敷泥巴，泥巴上再敷能挡住雨水的瓦片，房子便盖成了。后来楼板取代木椽，土木结构的房子不再使用，箔子没有了用场，打箔子这一手艺也随之消失。

吹糖人。吹糖人是把红糖熬成糖浆，团成丸子趁软吹成各种小动物形状，当然吹糖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技巧，一边用口吹一边用一只手拉动糖丸一端，捏成动物的尾巴，另一只手从接铲上捏出四肢，艺人冷却后既可当玩具又可当食品。过去农村集市上常有人边吹边卖，周边围满了购买的人。如今小玩具小食品花样繁多，吹糖这一工艺也转变成了雕糖画。

寻秦三城记（一）

即可到达宝鸡市凤翔区南古城村。名字中带有“古城”二字，自然不是寻常村落。村东头那块石碑上有着“南古城村为古雍城池，秦穆公在此建都”的记载，让人肃然起敬。这个承载着古雍城记忆的地方，仿佛是一座时间的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站在这里，我们感受历史的厚重，仿佛听到秦人的呼吸。

同行的蒋五宝先生告诉我们，秦雍城遗址考古队在此驻扎，多年前，他曾有幸随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到这里参观过一些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他深刻感受到：每一次考古发现，都是对历史的致敬。只言片语的史料记载也正是在考古发掘中不断被印证。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至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秦国在雍城统治长达304年，历经19代国君。雍城是秦国都城中延续时间最长、执政国君最多的一座都城，是秦国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秦人九都八迁，每一次迁徙都是对命运的不屈抗争，他们最大的贡献不仅是一统华夏，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实行郡县制，更是展现了坚韧不拔、强势生存的创造精神。他们这种精神，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光。今天，依然在西府大地上荡气回肠。